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七

武事門

平盗（附）討叛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弭盗在乎得人(一)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得一諸葛孔明然後可以上北定中原之表入日奏功蕩平水寇得一岳鵬舉然後可以議上流防秋之師有曹寶臣蔡州定叛之機然則可以挫西戎之畏心有狄漢臣崐崘破賊之威略則可以增北邊之重然自古多事之天下皆可為惟無人之天下不可為也今天下亦多事矣狡焉猘擬[illegible]啟封豨假號代僭號巴兆得隴望蜀吞噬無厭長淮巨海幾年虎吻之垂

涎湘北徼俯拗欲蘄變之衆指自胡狄以來彼來嘗不
指瀘夷纔猺爲右臂自納淮踐蹤之後彼未嘗不覬覦窺叛
卒爲前驅以無人視中國久矣而探視中國廟堂籌策之訏
謨則曰備三邊搢紳先生之議論則曰備三邊以至制閫戎
昭之時方任者亦不過備三邊而已嗚呼抑嘗於三邊之
外而爲股心之處者乎人嘗於股心之地而加意人才否乎
盜賊擬於所忽秦人既并六國一天下謂海內無事患欲
攘百蠻而除之於是南取百越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
然修勝英處乃起於行伍之中奮臂一呼而山東豪傑西向
以斃秦矣不期而會漢武帝承五世積累之資見府庫充
盛慨然有撰御四夷之心於是開玉門通西域斷匈奴之臂

而絕單于之援然徐勃之衆乃出琅邪之郡緋衣而指雖僅誅鋤而終不免蝓螯之說然則盜賊之害從古而然雖蜂蠆之微不足以置人齒牙而輕弄干戈擾于赤子有足以勤天子之旰食者廟堂之上亦安得置而不問哉

稽古偉議 多難則盜賊興○自古賊盜之興多起於師旅飢饉之餘力不則殫死亡無日則苟可以幸生者甘心為之而不恤唐建中初連兵兩河府庫不支除陌稅架之暴一興而涇師之入得以藉口邀從符之際歲大旱蝗寇句逆竄跳踉横行而沙陀胡獵乃始長驅直擣如踐無人之境然則爲患區區者無足算而貫召外變其禍可畏哉

平劇盜在長吏○春秋時平公用隨武子而晉國之盜奔秦

太叔之政狃於猛而鄭有取人萑蒲之澤然則禦盜之具吾
知其術矣刺史縣令民之師帥其所以朝夕整齊其人民而
訓誥其郡邑者不外此乎肯將誰付之由漢以來其以能清
萌姦撫摩者亦可數所有單車出境德化拊循而盜賊屏
走者龔遂之治瑯琊是也有以貲論長之罪使致諸偷而至
於枹鼓希鳴者張敞之治長安也有以鉤距得情有姦慝少
年窮里空舍之謀未終而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是
也有緩小弱急豪強察知姦黠主名而課常最三輔者尹翁
歸之治扶風是也以數子之才力智略而遂使老姦巨猾束
手斂衽莫敢出觸乃知宣帝中興之功非獨信賞必罰之所
能致亦承流宣化者與有力也

法祖嘉猷

牧守良則盜息、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而潰元豐間廖恩亦剽刼於閩當時追討之官膽薄無遠謀姑招而降之此皆守臣不虔政令廢弛之過也至若宋瑺之守益張雍之守梓秦傳序之守封皆能以區區城抗賊鋒不為不義屈然後知守土得其人則卒才鼠輩有不足以膏斧鑕者

結民所以止盜、蜀之常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陵之為憂而將帥專制之可畏自古惟公孫述李雄猖狂僭竊自為正朔彼蕭適逆亂世自李寶張忠之敗羅尚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劒閣者本朝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然重蜀之利莫如寬恤二州之民使其常有不忘朝廷之心夫

如是則將帥有兵而不能有民將何由而作也

時論譽民 小姦巨盜之甚○蓋天下之禍莫大於無形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水旱荐臻是備之而已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權臣擅朝是誅之而已夷狄侵疆是攘之而已是其爲害有狀則其所以制之者有方夫惟禍匿於無形而不知其所以然彼且群飲博奕椎牛發冢苟偷歲時一旦勢有所迫不終朝而蔓流天下鉏耰棘矜亦足以攻城略邑何假於堅甲利兵哉然則小姦真巨盜之本歟

德服言感之效○昔者明君適艱難之運遇非常之變惟強姦大盜蜂屯雲擾而卒能一定天下恢復大業者必有勤儉之德其次亦有罪已之言足以感三軍而服人當舜之時三

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恃險逆命宜未可減者也而舜舞干羽於兩階乃七旬而格至於文王伐崇不勝退而修德乃因壘而降此二者皆以德服人而人服者也當奉天之難德宗出奔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之叛將相繼李納猘河南李希烈訌鄭反盜半天下唐祚幾移而德宗從陸贄之言所下詔令深自尅責悔過至使山東武夫河朔悍將莫不感動流涕思奮而効順此以罪己之言感人而人服者也

盜弭尤當鎮撫○且南寇猖獗繹騷城邑豪強嘯聚擾動平民是固不容以少貸也然揆厥所由亦豈其本心哉刻覈已甚則不能之心生飢寒所迫則盜賊之念起故者王師一出俯首就降我旅南征帖耳厎服人心獨無是天理與殲厥渠

甦蘓從困苦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正其鎮撫之規摹也自今
惟當大立規模矜其流離而賑恤之而武不必用矣守令之
必嚴其選撫字之必精其擇如龔遂之在渤海寇恂之治潁
川易其反側而置之安則聖天子海涵春育之恩天覆地載
之仁得以旁暢而周洽矣尚何盜賊之足慮哉

續語駢珠

舍挺而鋤　禽犇獸駭　赤子弄兵於潢池
易劒而犢　鼠竊狗偷　耕夫揭竿於隴上
鼠狗何為窺伺妄動　迫於衣食意出無聊
鴟鴞不祥乘間竊發　困於賦斂情非得已
釜魚幕燕暫爾跳梁　始也暮夜竊發繼則白晝公行

蟻聚蜂屯旋踵撲滅　始也竄身山林繼則擾辟城市
奮擾矯虔自昔有之　可以安集則赦之矣何疾乎奸豪
冠賊奸宄治世不免　可以化誨則綏之矣何律乎誅滅

當今獻策

當行勞徠之政（平盜之說無他以民視之而不以盜視之則知所以平矣夫海隅蒼生莫非吾民天涵地育靡有限量固不當萌一忿嫉之念於其間也彼其迫於飢饉流離之相仍重以守令撫綏之無素相挺爲盜以苟旦夕之命亦其勢之甚不獲已耳當此之時勦除之策固不可以不講而勞來之術尤不可以不知遣將命帥固足以滅其已爲之害而還定安集必有以彌其未然之事何也今日盜之前日之民也今日之民安知其不爲異日之盜乎仁政之發達

強無為之革心德音之感動胡虜為之流涕轉移變化於冥冥之罰者不可不為之深長思也

化誘責之良吏○今日任職奸禁盜之責者亦當反躬自省使民生至於此極者果其真情乎抑其不得已乎州縣長吏大抵刻剝為務無復有循吏之政賦歛以敲朴剝其本關市以征搜剝其末抑配以強賈剝其餘大官虎噬剝其大家小吏蠶食剝其小民如是則盜賊何以弭誠使能得其人鋤其強梗誘其善良赦其脅從離其黨與逆順可以意示也禍福可以言達也好惡可以理孚也則舍挺而鋤易劒而犢而盜賊皆化而為良民矣是知災患不難恤寇盜不難弭所患者州縣守令之不任其責矣

當知弭盜之策○愚以今之盜不容直以盜視之彼其愛生惡死捨危就安其初豈願爲盜哉自其水旱之傷殘而無以生也穀價之翔湧而無以贍也吏卒誅求不惟不爲之禁止又從而誅求之則夫勃然疾視而不肖之心應之矣吁民而至此獨不可爲赤子痛乎及今之時既爲盜者或討或降各付諸人而又鎮安愁嘆賑貸流移厚其恩意精其條畫穀腹絲身膏瘵醒憒轉凍餧而爲溫育起僵仆而爲安全然後善良歸心強梗復業彼見爲盜者之害而不爲盜者之利也其不慨然以革者幾希不然本原之不慮而肯屑於平定之計吾恐可憂之實不在於今日之盜而方來之患未歇也

生意收結 崇本抑末之說○大抵盜賊繁多皆由趨末之所

由致今韃貧販之商游手之輩朝無擔石之儲暮獲千金之利始則為茶商矣終則因茶而為盜焉始則為鹽商矣終則因銅錫鉛鑛而為盜焉至其甚者聚而為郡飲呼鷄逐狗無所不為推其發冢無所不至推原其始盖由逐什一之利終未免為盜賊之歸焉是以天下之盜常起於利孔之開故一去農而之商或奔竄於山谷或剽掠於江湖而隴上耕夫小而潢池赤子其勢至不可救者皆崇本抑末之未至也執事試思之

弭盜必有要術〇雖然弭盜之術在於任循良良吏之用在於精選衆牧顧今朝廷僉授牧守必審擇而較試之不輕以委人臨軒而戒之曰付爾有土其率爾職稂莠是耨俾無

育於爾邦以安吾人民則又戒之曰毋慘于酷毋戮及無辜毋治脅從而許以自新以大吾好生之德彼知付之專而任之重且將悉心戮力鋤邪去姦以擁護良民而保大于之寵命則蕞爾惡賊何足爲上人慮

敘盜原流

經傳格言 易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繫辭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不竊論語

歷代事實 大司徒荒政十二曰除盜賊小宰六職五曰刑職以除盜賊周禮漢武帝天漢二年群盜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分部逐捕通鑑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

龔遂召見遂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卹故使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遂悉罷逐捕盜賊吏盜賊悉平（本傳）王莽末民並起為盜賊王鳳等共聚藏於綠林中樊崇起兵於莒皆朱其眉以相別號曰赤眉（[illegible]）朝歌賊攻殺長吏屯聚連年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到官設三科募召壯士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本傳）廣陵賊張嬰等殺刺史張綱為太守單車之職徑造嬰壘以慰安之申示國恩嬰出拜謁綱慰之曰主上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位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嬰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

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闇耳覥面縛歸降南州晏然唐本傳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諸盜並出唐書贊

皇朝典要 太宗初王繼恩送賊徒詣闕上曰汝等本非為惡但官吏失於撫御致爾為盜朕諭以恩信故釋甲而來勿誅也　太宗淳化三年李順入成都僭號王繼恩討平之　真咸宗平三年王均亂蜀雷有終大破之　仁宗時張海寇京西詔殿直曹元詰等往捕之

慶曆七年王則亂貝州文彥博平之　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十餘州命狄青討儂智高清敗智高於歸仁鋪

智高遁歸信州民有掠米者法當死上謂輔臣曰飢而掠米深可哀遂貸之五朝寶訓嘉祐元年曾公亮知鄭州盜賊悉竄他境至外戶不閉呼為曾開門長編

神宗熙寧十年彭汝礪言竊聞京東河北盜賊不禁臣聞漢京兆多盜起王尊於久廢勃海龔遂於垂老乞選擇仁明智略之吏長編

高宗紹興三年進呈廣西賊上曰凡擒捕盜賊多緣賊首未殄除已奏功兵退又復聚為寇兼監司州縣不能恤民侵刻所致故散而為盜賊發不時奏故使滋蔓可嚴戒約束之令具以實聞要錄紹興五年上曰民窮無聊淵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擾之若使百姓安其田里肯為盜乎朕夙夜以此為懷

卿等後留意選擇守令庶幾百姓育安居樂業之意長編紹興
八年上宣諭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擇帥以厭服其
心二任守令以勸果其業三蠲科役以優足其力如此而不
悛尚或爲盜朕未之聞也蹔紹興二十八年上曰招安非良
法命之以官是誘之爲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立功之人盜
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蹔紹興　十年進呈次因論止盜賊
上曰自古淸盜賊之術無如輕徭薄賦
孝宗淳熙八年御筆付辛棄疾覽卿奏言官吏貪求民去爲
盜其原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不能按察一也盜賊竊
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諱不之知坐待猖獗二也當無事
時武備、、修務爲因循纔聞嘯聚倉皇失措三也蹔

先王論建

富弼上仁宗云昔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靈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為守宰自然破滅之驗也今褒鄧登州盜賊所到如入無人之境臣竊謂非盜賊果能強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張惟恐不才不賢者怨不罷去故以州縣委賊任賊殘害臣謂盜賊之起已是遲矣　余靖上仁宗云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執賞罰之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為盜賊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弊則臣憂國家之患不在夷狄而起於封域之內矣且常以情言之若與賊鬭動

有死亡之憂避不擊賊止於罰銅及罰俸誰惜數斤之銅數月之俸以冒死傷之患哉乞朝廷嚴為督責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劫掠與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從之　慶曆三年歐陽修言近日四方盜賊漸多皆由國家素無禦備而官吏賞罰不行也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朝廷遇一大賊則倉皇旋發兵馬而不思經久禁止之法〔續文〕

【文集青年】秦少游云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討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

奸惡之民見其貸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刼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之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遁迹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秦少游文

平盜二　以開其悔悟立說

策題　昔嘗觀張忠定公之治蜀凡獲盜書釋之曰前日李順化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使其耕田鑿井有含哺鼓腹

之歡仰父俯子有安居樂處之計亦孰肯冒犯干紀以其身自試於斧鑕乎惟夫困於賦斂之無度迫於征役之無期飢寒之憂近在朝夕於是始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棄之於盜賊而不甚惜是可以一旹而終絕之乎

策要 武帝富庶之餘哆然於窮奢極侈之事海內一變而爲虛耗矣旱蝗水潦歲歲相仍而商車緡貫之算紛紛未已一旦盜賊公行搏手無策繡衣持斧之使旁午郡縣乃始以威而僅克之爲國家者亦可利於此哉唐太宗即位旱蝗大水仍歲而作非細故也太宗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散財發粟諄諄乎惟恐其未厚也至於群臣論弭盜之策乃曰朕欲以輕徭薄賦選用良吏而使民不爲盜此其開民自新之路何

如哉

昔我高宗皇帝紹開中興神謨勇略震竦一世而山澤愚民猶有弄兵潢池以上勤聖慮者聖訓有曰民窮無聊起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又曰若使百姓安其田里肯為盜乎他日又嘗宣諭以江西平盜之事凡三條擇將帥以厭其心任守令以勸其業蠲科役以足其力大哉王言其知所謂不以盜視之而以民視之乎夫以堂堂天朝而有跳梁呼呼之夫草芟獸獮真易為力高宗於此惻怛矜憐愛養根本而未嘗以迫切行之真所謂開其自新之路哉

天下有不得已之情不可繩之以得已不已之法人之生也必有以樂其生食不充腹而慮其飢衣不蓋形而痛其寒飢

寒切於身而嗜慾累其性則姦偷之計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民窮則盜亦其情有所不得已一切繩之以法而决其忿則當有嘯聚山谷宕跌里閭而動潢池之兵豈其可勝誅哉

國之有盜賊猶人之有疾疢也身有疾疢必賴良醫以愈之國有盜賊必有良策以去之所謂良策者豈有他哉亦曰原情之輕重而為之招撫誅討耳任招撫誅討之責使奪攘矯暴之習皆屈服於恩威之下不至重貽斯民之害足矣何可恣為殺戮以絕其自新之路哉

事證 龔遂張綱事並見第一套

本朝太宗淳化三年張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詠化賊

為民何有不可哉長編至道二年查道知果州寇盜尚有伏巖谷依險為柵者道曰彼欲延數刻之命耳其黨豈無詿誤耶即微服單馬直趨賊所賊乃投兵羅拜悉給券歸農　石普言蜀之亂由賦斂日急農民失業望一切蠲其租稅則不討自平矣上許之普揭榜告諭部內以安

仁宗慶曆四年余靖言自古盜賊為患未嘗不赦其脅從而誅其首惡與其勝之不若安之今湖南之賊首惡不過百人餘皆脅從之民宜遣智謀循良之吏單車獨往宣以恩信而招撫之示之生路則衆可潰散賊焰宜熄矣長編

討叛　附　以誅討有名立說

策頭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此三老董公

遮説漢王語也請以爲今日討逆伐叛用兵之折衷師直爲壯子犯之言也兵順爲武魏絳之言也直之一辭順之一語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誠不可誣即是而論則恭行天罰帥將天威揮天戈以任天吏之責正不在乎師衆之多寡車旅之強弱士卒之精鈍在乎師之所出有名無名耳

策段 五觀昔人論兵有曰奉辭罰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伐是肆是絕是忽乃大義之當然以討其不然予匪順天厥罪惟鈞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利用行師征邑國也利者何名正言順也可用行師征不服也可者何兵應者勝也彼曲而我直彼逆而我順以我之直而正彼之曲以我之順而討彼之逆征者上伐下也征之爲言正也能以衆正可

以王矣雖行險而亦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之有不必以法疑之也不必以勇乘之也不必以少形之也不必以槃奪之也不必以分悞之也不必以合掩之也其入幽幽其出冥冥動於九天之上伏於九地之下合散翕張生於俄頃奇正倚伏隱於纖微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者此雖兵家之秘妙韜鈐之精術不可同日語也天討有罪大刑用甲兵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之主將有大正於弗率師出有名安用彼紛紛爲哉

粤自我國家運厄陽九中原故壤淪於腥羶謳吟思漢扶携來歸我先皇帝撫念遺黎皆吾赤子可務而不可拒也可弔而不可絕也失此弗圖肝腦將塗地矣於是推天覆地載之

仁大海涵養育之澤撫摩愛育德至渥也生成長養恩至厚也其有大造于爾衆不啻如父母之乳哺當是時也在廷之臣固嘗曰養虎遺患遺蛇實難侯景之亂往轍可鑒我先皇帝推赤心置人腹中不逆詐不億不信烏知其後之叛與服哉乃者反鄙周邦蠢爾不靖背棄君父積年之洪恩忘負國家累歲之大德天地不容神人共憤曲在彼矣勦絶其命豈容緩乎

且愚之所論者論乎師出有名無名耳夫苟務以多爲勝則召陵侵楚彭城伐楚不爲不多矣胡爲而不能以奏膚公白登昆陽赤壁淝水以多爲貴矣曷爲而不聞一馘之捷無名之師以曲爲老名不正則事不成矣是雖淮陰少年萬衆在

手囊沙背水倏忽神明似得兵家鬪亂而不自亂形煩而不自煩之妙孰知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之言信盖屬饜於耳也

師出無名雖多亦奚以為

書虞書帝曰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書大禹謨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說以使民民忘其死詩東山　漢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傳賈誼　蜀諸葛亮至南中聞孟獲為夷漢所服七縱七禽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蜀志本傳　唐憲宗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本贊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七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八

財計門

財用 (附) 理財 節財 美財 會財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窮則變變則通○唐券積輕齊筴告匱捄法弊者亟當活國脉而使之通漢帑方增晉鏹不給捄時弊者不當困民力而使之窮嗟夫圜府之泉流易壅飛錢之日造浸煩使楮不自重而入輕其法足爲國之便鹵池之天產不全責海之地利亦富使鹽不自賤而增貴其法足爲國之利夫何法意一壞而弊隨以生楮本便國也不體國事者至以便國者而便己朝廷嚴秤提以權重輕士大夫視緩急而爲聚斂

毋怪乎稽之弊日流於攤鹽本利國也不恤國力者至以利國者而利己朝廷重戒勑以制低昂士大夫假奉承而濟貪黷毋怪乎鹽之弊日入於蠹今欲疏其壅而革其蠹是惟今通之一策而已矣金城之屯騎未罷湟中之積穀宜豐和糴不免於浩穰于以濟時之艱采芑之征車未閑車攻之備器當飭軍需不免於整辦于以紓時之急然而時事多棘則弊因以滋和糴本非苛民也民病於主和糴者之苛臺閣越額例以示拋降州縣勒敷內以規贏餘抑孰知和糴之弊日鄰於擾軍需本非虐民也民苦於督軍需者之虐臺閣羨名色以履行移州縣肆椎剝而爲賣弄抑孰知軍需之弊日過於忍今欲息其擾而去其忍其必戒乎窮之一字而已

理財當通其變〇理財於紓急之秋者當使變而能通不當使變而愈窮夫變通盡利之說尚矣然窮則變變則通未聞愈變而愈窮也葢入粟拜爵非古也使其籍是真能郡縣從容農賈受賜則鬻爵之令未窮也鑄金造幣摧酤鹽鐵非古也使其籍是真能國用饒給民不益賦則金幣鹽鐵等法未窮也斡山海而排商賈非古也使其籍是真能足用而斂不及民則摘資之法未窮也變租庸調而為兩稅非古也使其籍是真能足用而斂不加多則兩稅之法未窮也柰何調度日急供輸日繁漏巵莫盈築底莫措吾將倚辦於鬻爵耶則以玉抵鵲以糠易粃武功之爵級冗矣外此何以給吾將倚辦於征榷耶則龍斷罔利竭澤焚林東南之淵藪罄矣過此

何以堪吾將倚辦於苛賦耶則稅間架算除陌適以藉涇原叛卒之口搜郡邑耗編甿徒以煩宣公釐革之議兵驕民困而根本盡撥則長此安窮又何以爲國乎

理財有經有權○時有暇急法有經權經常之法可用於承平無事之時權宜之法可用於倥偬多艱之際然處暇而用經者非後世之所得爲處急而用權者乃今日之所當察也夫重本抑末愛惜名器此經常也然倉府之儲無幾財穀之費日滋於是鬻爵之令不容不以權而出矣九式節用什一取民此經常也然田疇之入有限公家之用無窮於是山海之藏不容不以權而斡矣九府立法貨流而泉此亦經常之制也然鼓鑄之力易竭調度之數難支於是銅楮相權之議

又不容不以權而行矣

續上僅議古法以權而失○古者有九賦以斂邦儲有九貢以致邦用茲理財之道也而今日將以權濟之夫豈得已然所謂權者非碩鼠之斂楚茨之賦大東小東之虐是也古者有九式以均邦財有九府以考邦計茲理財之道也而今日將以權濟之亦豈得已然所謂權者非複畝之征田賦之令頭會箕斂之政是也故必善於達權則體民無異於體國不善於達權則體國不及於體民體民無異於體國則國計足而人心亦可以不搖體國不及於體民則人心失而國計雖足亦奚補

後世不善通變○且今年減租明年減賦漢初之仁政也自

夫好大之主一興無名之費百出則於是武功黷矣皮幣造矣緡錢有征商車有筭搉酤之令且行而鹽鐵之議愈錮矣其計日益深利日益斡寧非欲以權濟事哉于民以口分世業之田取民以租庸調之法唐初之良法也自夫變故之荐更橫行之滋起則其後有鬻明經之法矣有建重錢之議矣青苗方征富商有斂所稅之法既行而間架之征愈重矣其始日益吏財日益斂寧不欲權時施宜哉君子俱不能無議於斯者則曰權宜之策固實出於窘迫之衝而施行之術尤不可無參酌之論武功可以權黷也皮幣可以權造也緡錢之征商車之筭搉酤鹽鐵之令是皆掊克於下者則於道寧無虧乎明經謂可以權鬻也錢法謂可以權重也青苗之征

富商之假問架竹木之稅是皆苛歛於民者則於道寧無歉乎故寧使公私之積猶可痛毋使心計日幹以毒漢之生靈寧使山澤之利猶有遺毋使私財日積以病唐之天下彼史臣以民不益賦而云漢以歛不及民而稱唐是不知其一切徇權之術蓋未嘗不重賦歛於民也

法祖嘉猷 體道以用其權〇我國家參古酌今以民為本其忠厚有自來矣私酒之禁嚴於國初榷茶之法申於淳化入穀補官之令行於祥符更造大錢之議建於康定至建炎則茶鹽之利仍歸於朝廷至淳熙則收楮四百萬以藏於內帑其隨時制法皆若不過為從權計也然祖宗愛養民生培植基本曷嘗一切行苛歛之政哉方其平嶺南也無名之稅是

就蠲除其平蜀也榷稅之物悉從停罷畝稅三斗錢氏弊政也減之而兩浙之民蘇人出地稅絹馬氏積斂也罷之而湖南之民蘇未納王稅先遭率斂晉漢陋習也革之而天下之民蘇其他如益之市錦河東之石炭鹼縣之金賦閩中之身丁或就蠲免或遂除罷君子所以深加嘆於斯者則曰時勢未遭閒不能無權變之策而仁愛每寓皆所以為根本之謀

中興理財之目

中興以來販草未厚所出者微兵革方興所用者廣仁政之發不逮仁心推酤征商契紙頭子已有定額也後以官兵無給復增一分名曰經制焉運司經制以為贍軍已有定制也後以軍用不贍復就數內逐月樁辦名曰月樁焉民戶出錢本為顧役也今復拘入贍軍與夫抵當庫

之四分轉運司之移用常平之七分茶鹽之貸息悉歸上供名曰總制焉不特此耳降本和買法也今本錢不給又為折帛矣降本和糴法也今本錢不給又有變索矣諸路上供之外復有無額上供錢川蜀明告給賞絹之外又有陰取激賞錢朝廷之費用莫支而州縣之根括無巳況又有歸明有宗室有添差有離軍揀汰衆口嗸嗸衣食縣官一有不給謗讟隨之上既輦京師為上供之數下復有諸邑為衣食之給為州縣者不亦難乎

時文警段 體國亦當體民○今之民貧尤甚於國貧今之民計尤艱於國計也故自體國言之則財者國之命脈也今自楮幣易而發藏之財虛自斛面濕而郡縣之財虛自遷斅一

開督府屢遣而國家東南之財虛一日非財百事瓦解今欲遽爲豐財計則有非權宜之術不可也然以體民而論則財者民之膏血也今自仇虜殘蕩而邊鄙之民貧自楮幣折閱而州郡之民貧自粒食告艱物價偏踊而京師內地之民貧民貧至此良可凜凜將欲行一切之政則能不剝及於民乎噫民之欲富也甚於生而奪其所養之具則有不能生國之與足者在於民而自爲豐殖之計則何以能國故生與財競死與財俱民之情也而貧以民貧富以民富國之勢也今裔夷猾夏境土日蹙上下猶得晏然者誠以祖宗三百年德澤在人心猶未泯也則一綫元氣亦何忍戕之此以權體國以道體民今日不容舉一而廢一也

不當更議生財　蓋東南之財止有此數而於耗兵者十居七八淮蜀襄漢莽為盜區戎狄豺狼睢盱未已生聚愈蹙支吾愈艱則深思衍裕之規孰講變通之說爲措合司較之曩昔凡幾倍出楮鬻爵較之曩昔又幾倍以權濟經夫豈得已而愚之為今日慮者則惟欲變而能通不欲變而愈窮耳蓋今日非漢初元唐貞觀比也有武帝之虛耗而不能為武帝之規恢蓋第五琦劉晏之斡旋而不能為第五倫劉晏之趣辦邊方增萑竈之屯大農無歲月之積救頭療目百缺具呈剝牀及膚一籌難畫熙豐蹶更之新法今固不可以復用建炎紹興之規模今且至於盡用矣而財計之窮空楮幣之折閱則又非可以建炎例論吾隨時變通策將安出

財用匱而技窮（自交引之法壞而富商巨賈之資頓虛稱提之法壞而谷粟布帛之價頓窮天災掠剽貪吏掊克而富家巨室之藏頓虛以今準昔征権畢舉而不加賦於民是也今三邊之民斃矣荊湖江右之民危矣兩浙川粤之民困矣加歛之法可復行乎鬻爵以出富民之藏而流品不雜是也今也不然通籍金閨容可貨取輸財紫塞能幾何人名器之假易輕貨財之人易厭富民之藏恐未可出而流品能保其不雜乎會子以收豪右之權而印造有限是也今也不然楮價折閱物價倍蓰空券交馳通國弗售科降之請如織供億之費如山豪右之權恐未可收而印造能保其有限乎

漏巵未塞調度莫支　中宮之用金塊珠礫
張弓難弛科歛滋甚　官吏奸貪囊帛擔金
救頭療足百短具呈　費財百出既日銷而月鑠
剜肉及膚一籌難畫　理財無策望天雨而鬼輸
轉輸廣而諸司無餘財聚散病而大府無餘財
科調煩而田里無餘財督責峻而郡縣無餘財

當今獻策酌可否以用權○今夫有一不獲已之策雖所以徇權亦不至於違道夫有變通之實政者不可無密察之深功有斡運之良圖者不可無斟酌之定見入財拜爵古有是法今日固可行也而鈔法屢更商賈失利則今日不可以復行重幣權輕昔有是制今日固當舉也而履畝重征百姓蹙

額則今日不可以復舉內帑輸財天子損膳權之固未害也京師籠貨雖利必較則為之能無忍乎王公減俸嬪妃捐橐權之固亦宜也縣官坐肆民利盡奪則為之能無傷乎策不過於通變○然則為今日之計將奈何曰征榷不能已也而斂不可苛賦不可益否則征榷之術窮鬻爵不得已也而京秩不可貨正郎之秩不可貨否則鬻爵之術窮出楮不得已也而徒楮不可恃多楮不可恃否則出楮之術窮凡是數端皆紓急法也而必崇本抑末以培其根必通商訓農以濬其源必鉤隱漏節浮靡以剔其蠹則窮而能變變而不窮而不是愚所望於今日也

理財之策凡四○嗚呼國計匱矣今何如時猶不疏之而使

通誠能行其通之策則士大夫必爲國而與利不與民而爭利青州之貢安得昔豐而今嗇白幣之造豈容先亟而後輕如是而救法弊則得矣不然蠹政之源不窒變法之論徒詳將又激韓吏兵之辨公家之急未紓更幣之圖是講果何取漢公卿之議嗚呼民力竭矣今何如時尚可迫之而使窮果不蹈其窮之之失則士大夫將爲國而去害非爲民而滋害積粟塞下必不强輸於國廩伐竹淇園決不再尋於斧斤若是而救時弊則可矣不然誅求無異於强取憂恤竟成於空文豈特發趙光奇之嘆科斂既倍於常租搜籍不遺於私牧徒以重陸敬輿之憂

君民要當兩利○今日固當爲國計尤當爲民計固當用權

以濟夫道之所不及尤當體道以酌其權之所可行今之為策者豈不曰名器之不靳則爵可以鬻耶子母之相權則弊可以重耶利源之必榦而民莫之不恤則鈔法尚可以復變而復畝尚可以復行耶昔有毀家以紓國難者矣今權門貴胄其可緩於上供乎昔有競送義租以膳國用者矣今富商巨室固可憚於借助乎覆該曆困之衝集此權宜之策如支壞屋偃植並立而期於僅存如療沉痾剛柔佐使而期於立愈謀有足以佐吾國則雖權奚害哉抑愚則曰相依而立者國與民也迭出而用者權與道也

主意收結 法弊由士大夫〇噫國力困於法弊之轇轕非法弊也所以為法弊者士大夫也民力困於時弊之紛紜非時

弊也所以爲時弊者士大夫也而天下之所患在弊政士大夫之所累惟私心使此心不私於玩則天下無不豐之財使此心不私於貪則天下無不通之貨使此心不私於忍且欺則天下亦無不可已之科斂請以我朝先正言之趙開之守蜀川不各分錢先收楮直今日之士大夫能如開則楮幣決不至於壅滯恕之任鹽鐵釐去宿弊大興鹽利今日之士大夫能如恕則鹽利決不至於蠹張九成之牧永嘉斛米定絹立定例而免倍輸今日之士大夫又能如九成則和糴軍需決不至於苛且擾渺衆濁而獨清慨積歎而思奮愚不敢謂秦無人

理財惟是去蠹雖然足國固在於足民病民常始於蠹國

何也財妄用則國必貧國既貧則民必病昭矣爲而國貧耶
山林青裁殘於野燒之殆盡江海滔滔竭於漏卮之不已誠
能撙節虛浮專務儉約則生財之道既在於中而國可以不
貧民可以無取矣若使利源既竭靡費尚存譬㓮既艱泛冗
未節則草泥於道以理財其不足以贍用者自若也雖假大
權以濟道其不足以贍用亦自若也寧不至於一切而徇權
鄉寧不用夫一切以病民耶然則裕財不出於節用而節用
所以爲愛人也留殘宿日爲朝廷計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
整軍經武之外皆可緩之爲今日之計斷不出於此愚敢援
是以爲獻芹執箪勿視爲常談
故書源流

經傳格言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易係辭來百工則財用足中庸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大學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善政得民財孟子居人者務在殷民阜財管子

歷代事實虞夏之幣金爲三品　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賦焉　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齊威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繇成霸業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強君史記平準書　周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太府受貨賄之入頒于受藏之府受用之府　內府受貢賦以待大邦之大用凡四方之

幣獻金玉良貨賄入焉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歲終則會惟王后之服則會　職內掌邦之賦入凡受財受其貳令而書之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出財用受法于職歲　職幣掌斂用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司書掌邦之九正九事以周知入出百物　司會聽會計以攷日成歲成　宰夫乘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詔冢宰誅之長財善物者賞之禮周漢興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

文帝躬修節儉思安百姓至武帝之初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前漢志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由是財用之說興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唐志

皇朝典章太祖乾德三年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給軍費悉送都下長編太宗至道元年上曰凡財賦之道豈係於制置之藝否令李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　真宗咸平元年上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豈不要酌中道而為其永制　仁宗慶曆三年敕三司官吏曰經國以財為本今邊

隅末措用度甚廣軍資所急民力重困共務叶心營職無忒因循以踵玩弊　神宗熙寧元年上謂文彦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　高宗建炎三年上曰國用匱乏正以所費處多用兵與營造最蠹國用　紹興七年張浚營寨未撫乞增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須極愛惜張浚嘗奏軍中費御無限錢粮朕語之曰此皆百姓膏血卿須知不可窮竭　二十六年上曰財用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説生財理財節財而已比來生財之道講求略盡惟是理財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自今但當撙節　孝宗乾道三年詔曰理國之要助財為重向來大臣專務簡忽用度浸廣譏不如省因循滋久殊無適變經聖

先正論選

仁宗嘉祐六年司馬光奏蓋治財者養其所自來取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租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易而貨有餘矣彼既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凍餒其民而興積聚者也掃士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捃拾稀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為寇攘者也奸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

仁宗至和二年范鎮言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欲

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制入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　神宗熙寧二年蘇軾奏善爲國者知財之最急而爲事稍焉故使財勝其爲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竭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全而卒變之生復不可料譬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

文集菁華東坡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歲而無飢矣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閑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此爲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

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此一時之計也不於最下而無誅者並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別集

東坡曰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權貸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與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

秦少游曰理財之術莫過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者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

之法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此 葉水心曰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財而已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

財計門

財用二　　理財　　以理財得人立說

策頭善理財者取於民益少而國益富不善理財者取於民益多而國益貧漢武帝外事匈奴内惑神仙當時所用其費不貲故鬻鹽冶鑄推酤征商算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牟封君宜其無財乏之憂矣然民財困而國用猶耆其故何耶愚知之矣唐德宗外征田稅出守泰天當時所用其費不小故借商賈而增稅數稅間架而除陌錢西南宿日進月進之錢京師有宮市暴斂之峻宜其無乏財之憂矣然民財殫而國用耗者其故何耶愚知之矣生財貴

乎有道理財貴乎有義能生能理然後從而取之則民病矣

策段今之士大夫一言稱楮護不加意國幣若置之度外不思昔爲稱提者須御府之珠玉出內帑之金銀今豈不能也胡可聽楮價之輕一語榷鹽謂可規利私意已横於胷中不意昔權官鹺者貪天產於井池收地力於崖石今則不然也胡可視鹽法之壞兵備未至於空虛而科索常急於星火若有甚於戈朽鉞鈍斵木爲刃之時軍食未至於匱竭而收糴常積於丘山若有甚於菽馬同盡麥麩爲粮之日留未有勝算以待其後者

昔管仲之於齊國正鹽筴之法以代租籍計錐刀之利而置鹽官可謂得生財之微意矣故能富國強兵取威定伯使民

見予之之形而不見奪之之理劉晏之於唐行平準之法斡山海之藏制輕重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可謂得理財之深計矣故能紆國用佐中興天下無貴賤而物常平百貨無翔貴而用常足觀其制法之初宜若害民而其效卒至歛不及民權歸於上下有裕民之政上無匱乏之憂者果何術耶非善能因物宜權輕重生之以道理之以義固不足以及此

臣謹按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李悝為魏作盡地力之法國以富強前食貨志漢武帝干戈日滋中外騷擾興利之臣自此而始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幣以贍用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洪羊貴幸三

人言利害析秋毫矣洪羊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
補官下緡錢令楊可告緡徧天下卜式曰烹洪羊天乃雨
唐天寶時錢穀之臣始事朘削太府卿楊崇禮其子慎矜慎
名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
肅宗即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天下財
賦皆歸大盈庫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陳京請借富商
錢趙贊判度支行借錢令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捎貸徙
請稅間架算除陌而民益愁怨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
私財而生民重困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宮市使憲宗討
淮西皇甫鎛益為刻剝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上問晏能權
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甚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

上條憲宗討淮西切於餽餉王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
盈虛使馳傳江淮裒財以用給軍興兵得無乏之程异 本朝太祖
開寶三年詔曰比設三司用擇邦計得其人則公私共濟曠
其職則利害難分會 太宗至道二年陳恕峭直守公性靡阿
順上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當時士稱職者亦以恕爲
首焉國真宗咸平六年陳恕在三司前後踰十數年究其利
病欲進代為三司循恕舊貫識仁宗景祐元年程琳在三司
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輒覆奏罷之 慶曆三年王堯臣權
三司始受命言於上曰今國於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
何因請自擇僚屬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辦聞未計凡三年
軍國之費沛然有餘蓋未嘗加賦於民 嘉祐元年始張方

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粮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粮亦減半方平畫漕運十四策其後未幾而京師有五年之蓄矣同高宗紹興五年沈昭遠乞久任計臣上曰祖宗時陳恕輩爲久任號稱其職今計臣倘能稱職但就加爵秩以奬寵之可也聖政

財用三　節財　以冗費當省立說

第頭當利源既竭之餘而足國用之未稍當論耗財之原不當復論興利之說甚矣天下之利孔無一遺於民間者故興利之說在今日不可復言矣鹽鐵酒茗舟車竹木凡前世之所謂弊政者今皆徵取而無遺矣則財入之門不知其幾也利源竭不可復興利之意盡不可復立法雖使桑孔琦晏裴

復出莫知所以為計矣上下皇皇日有財用不給之憂盍亦思其故乎愚嘗推原其弊在於利權無所統一而陰爲消耗者今日所當講明也

策段 先王盛時什一取民之外無他入也任之以九職斂之以九賦理財之道不過如是而已故以太宰制其出司徒制其入而日成月要司會得以參而攷之未嘗有不足之虞漢唐以來取民之法日重上之人惟知所以為興利之法而不思所以為耗財之端隨取隨竭横用百出而後利權分於上利源竭於下矣祖宗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其盈虛登耗皆可得而攷也自王安石用事罷三司而爲戶部擧三司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故三

司以辦力爲功而不計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而不論
事之當否利權一分此耗散四出皆不可得而稽攷矣
利源既竭不可復興利法既弊不可復議法東南之民力
已竭不可復取諸民長慮卻顧惟有節之一字而已且今日
爵命之所以輕征斂之所以重交券之所以壅者則豈非原
於費用之浩繁歟昔先正王巖叟有曰大凡節用非惟偶節
一事便能有濟須每事以節省爲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
有餘矣知節之之道也

事類　周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周禮天　夫儉德之恭政存節約
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
朕爲天下守財豈得妄用之哉　光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

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物紛之風行於上下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併官省職費減億計〔舘吏〕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其法用之也有節故兵雖多而無所損官不濫而易祿天寶以來大盜襲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不能節矣〔唐書食貨志〕

本朝太宗淳化六年李惟清以帳式奏御上曰費用若此民力又何以堪為由簡者即便裁度惟清曰望精擇將帥以有威名者謹塞庶節費用〔續〕至道元年上曰理國安民之要在省費用而經費有常不奪民力自然致理〔讀〕真宗咸平年五鹽鐵使王嗣宗進對曰方今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冗食尚多耗蠹猶廣更宜庶事減節上曰朕所憂者正此耳〔長編〕仁

宗天聖元年李諮言浮費宜一切裁損以寬歛厚下上納其
言命御史中丞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寶元二年韓琦言
令光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　神宗熙寧元年命司馬
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光言國家所以用不足者由用度太奢
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
朝一夕所能裁減明日即罷裁減局但下三司供析而已
哲宗元祐三年詔戶部取索熙寧浮費並行裁省節次以聞
六年邇英讀寶訓至節費王巖叟曰大凡節用非謂偶節
一事便能有濟須無所不以節省為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
有餘驟長　高宗紹興四年右司諫趙霈奏乞令有司裁節浮
上曰此疏極關治體欲　孝宗隆興元年周操奏方今強國

兵強兵強兵在豐財豐財在節用乞陛下躬行於上以身先之仍於内外浮費蓄行裁減上曰朕宮中已痛加節省卿等更一切略去浮費　神宗朝蘇轍奏疏曰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所以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陛下誠擇人而用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叶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　高宗紹興七年趙子琇奏進今日無復理財之術但有惜財之術願詔主兵者念民力之易殫一應泛濫不急之計當自有以蠲財與計者知戎兵之久勞凡大半經費之須亦務所以贍給如此則兩司相通同濟國事　孝宗乾道二年陳良佐奏生財乃所以病民

國事愈見不足願取見一歲賦入之數其取於民者已過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凡所養官吏與兵之數其可省者從而省之常令財用十分以七分養兵與官吏三分以備非常孝宗時張栻奏上必有所省則下能有所寬蓋經用既有定數必充其數而後足大農責之監司監司責之郡郡責之縣縣無從出則多方責之民耳雖欲沛然寬之勢有所不可也

財用四　羡財　以稍貯待用立說

策頭 取財於不足之時則未免貧民以裕國積財於有餘之日正所以保國而裕民夫財之在天地間無非所以資日用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貯之獨何說哉況與其取之於不足而形國家窘匱之態孰若貯之於有餘以壯國家富實之脉

從昔以來固有取之以無藝之例征求自出民力告殫誅責無厭與計轉乏者進者其取也未必其限也未裕將見上闕下浚膋民殄國吾未見其所終間有取之於不得已未免犯不韙以立科名取之於不能已未免犯衆怨以立斂法自其啓釁之初而觀謂宜繼今以往量入爲出尚有一毫寬剩必貯之以防後日之需也顧乃狼藉於不甚惜貯積無數餘羨無歸則後日常幸其無事可矣倘然有警是將復取諸民乎然則節羨財一說非私聚斂也正寬裕國力也抑使惜民力也嗚呼仁哉

第四段古人藏富於民後世藏富於國又其甚者藏富於私藏富於民則國之與君即民以爲富自其富藏於國也則民始

貧矣又自其職富於君則國與民俱貧矣民貧則國之富也
不足恃國與民俱貧則人君以天下之主而擅匹夫之富又
果足恃哉三代取民之法無過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後
世人君不知出此而每懷不足之憂是以惟知聚財於其上
而不知藏富於其下嗟夫彼亦孰知夫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說乎彼又孰知夫財聚則人散財散
則人聚之說乎
昔我藝祖皇帝斬刈蓬蒿混一版圖梯來賓引之國奉琛相
望嶺海嶠之邦入貢不絕府庫充盈林積山峙遂別建內帑
以藏之時乾德之初年也夫上不歸於有司下不散於小民
而獨藏於府庫之私我祖宗何意哉噫孰知聖人深長慮歟

太祖嘗謂左右曰軍興飢饉須預爲備臨事厚斂非長計也遂別爲內庫以貯金帛我太祖之意爲民計也則內帑之立私耶公耶又嘗語近臣曰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契虜俟蓄滿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我太祖之意爲國慮也則內帑之立私耶公耶聖人用心與天地同與公與民臣同其情於此可見矣

事揭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記王制 漢鼂錯說文帝曰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前食貨志 武帝初承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食 同上 隋文帝既平江表躬先儉約以實府帑中

外倉庫無不盈積所史唐元宗時御府財物羨積如山楊慎矜傳

本朝太祖乾德三年上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歛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歲終用度羨餘之數皆入焉繼眞宗咸平元年上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久而不進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衍恐生侈心　神宗元豐元年上憤北虜倔強即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製詩以揭之並同　高宗紹興二十九年上曰戶部財用亦須措置椿管近時士大夫稍見公家財力寬餘遂欲將民間常賦一切放免殊不知緩急闕用取之亦甚難非時科斂是為橫歛豈益民之道政要　孝宗淳熙六年封樁管庫見錢三百三十萬餘貫年深有爛斷之數趙雄奏貫朽

賞太平盛事今封樁所積甚富而江上之積亦多此儉德之效也上曰朕不敢毫髮妄用所以待緩急之用聖政

鄭節卿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不知何者爲充羨也況又有鹵莽蔽匿之弊乾沒滲漏之弊乎蓋嘗觀之中尉脫卒動數萬人樂安隱田幾四百頃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少府陂澤多爲貴戚冒墾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租所入甚無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遂田車師以給過使公車索米於長安掖庭出私錢以養宗室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劑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簿三年不上內史假貸租多不及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

謂取給大農大農錢粟續以少府平陵工作取諸水衡科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殽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名雜賦甚租之積尤爲泛然無統如免罪之錢備於北軍無名之錢儲於都內卒更之錢儲於州郡饒羨之錢寄於馮翊軍市之租委於邊吏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存尤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万而虛數至六十萬斛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千萬甚者或私僦賓客而入多逋負則轉移侵籍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初廢計相之官公卿不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擅其後於上人臣擅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害於其間以至若此其極也

財用五　會計　以計而當節立說

第頭古者財有計於而節財之說行後世計財於無而生財之術盛夫財非天雨鬼輸陸輓川泄[illegible]入有币山摘源衍征稅之供有限橫徵者必苛取薄征之必節用古者象[illegible]逃於貯朽之日靡帙敷於衆腐之中時見其國計之裕邪財之豐也惟曰朱冀當撙毋俾吾財之困之于用當節毋使於貨之非也既既然常恐其節財之不力遂至後世析絲毛於錙蠶之時計錙銖於[illegible]耗之際絕其財之矣用迫矣則曰不與其稅不可支頹塌也不斡其征不可補破綻也舉矣然常惟其生財之不當

第段求諸三代日有成謀乃紀也月有會數乃實也歲有要司乃綱目也當是之時委積山峙泉貨川流聞之太府太府

盈問之職幣賦斂幣貢問之邦邑都鄙邦邑都鄙殷羨國有餘計君無後心九式之節惟恐其不務損約也九貢之節惟恐其不務撙省也節財之說獨盛而生財之說遂未之聞也秦漢以來計文不改責於武皇而版籍廢矣上計具文詔於孝宣而會考虛矣膠東增戶王成誤恩臨淮減頃匡衡莫正而簿計又隱微矣當是之時陽僅析秋毫省酎金奕生之惟恐門無造之惟恐無術斡財之說益盛而所謂節財則未之見也

方今之財不在於毀民不在於州縣不在於朝廷耗竭至此極矣不必求加於漢唐生財之說而惟究心於成周節財之原可也身無半通青綸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身爲編民

一社之長而有十室名邑之俸鳴鐃列鼎飛宇連甍而財一
耗於風俗之侈靡長廊廣廡談空演脈緇黃之流接踵褒衣
博帶競巧逞奇工技之流連袂而財又竭於風俗之淫蠱苛
政之虎毒賦之蛇重歛之鼠分布都邑府剎隨椎將持毫節
魚蠹蠶食而財又罄竭於風俗之汙墨生之有限耗之無藝
不正其原是雖崇編鉅帙絲聯縷錄驅管妥以握籌合陽洪
以運算有不足以裨邦國之大計

事總 周司會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
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儀天漢張蒼為計相更以列侯
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備本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太府以
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請悉歸大盈庫主以

中官自是天下之財悉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唐憲宗即位二年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淄青等十五道不由戶口其賦稅倚辦於止四十九州大率三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通鑑

本朝真宗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祥符九年林特上祥符會計錄　仁宗時田況權三司使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其出又多於所入著為皇祐會計錄上之事略　皇祐四年王堯臣等較慶曆皇祐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為書七卷上之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六卷　神宗熙寧十年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相韓絳提舉　哲宗元祐三年蘇轍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

歲天下所入錢穀金錢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藏庫見錢費用已盡願明救本部量加裁損　高宗紹興五年臣僚言請選委詳練財賦之官効景德元祐撰集會計錄班九年上曰所積錢物蓋欲備不時之須卿等可令戶部會計無歲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飢饉師旅勿得妄有支動上曰孝宗淳熙二年臣僚言祖宗時有會財錄備誠天下財賦出入有限乞詔戶部措置俾天下財賦有所稽考從之

慶曆二年張方平奏乞選才敏之士就三司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所冀助國計稍與力當今之切務也長編

鄭節卿曰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然太府則下大夫為之長而司

會皮以中大夫爲之長則其職之專其權之重而不爲太府之所壓制者可知矣今以司會而下攷之所謂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數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太府須其貨於受藏之府須其賄於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貳之以小宰副其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亦衡而貳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夫惟司會之權重則料察鉤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僞

用不至於乾沒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法則各得其所矣　葉適曰嘗試以祖宗之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倍息比治平前已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太半不可稽考然要之渡江至於今日其所入財賦比宣和又再倍矣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

　　　貝樹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卷